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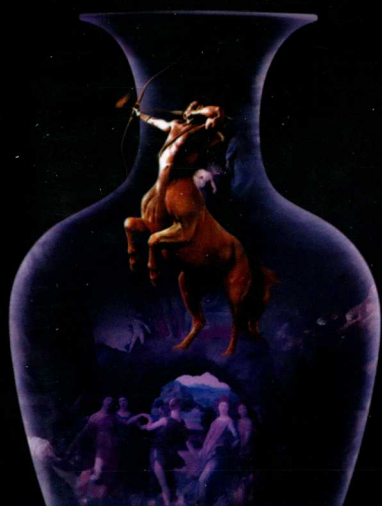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著名小说家布克鲁恩、温特沃斯倾力推荐！

缪斯的诅咒

[美] P·C·卡斯特◎著 曹型玉◎译

Ⓣ



一部《阿凡达》式的时空转换与心灵激荡大剧！

一场穿越，一部神话
一个沁人心脾的浪漫爱情魔幻故事！

——《时代杂志》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作家作品，全球超三亿册图书发行。——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缪斯的诅咒

(下)

[美]卡斯特(P.C.Cast)著

人群开始慢慢散去，我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。在莱斯维娜走下山岗前，我看了看阿兰娜，阿兰娜冲我赞许地眨了眨眼睛，我最后的一丝紧张也烟消云散。莱斯维娜开始走下山岗，我感受到了大家的爱和赞许。

“芮娅诺！”克兰芬坦尖声叫住了我。我牵着莱斯维娜停了下来，转过身去。他站在我的身后，也没有看我，一直盯着北边的艾波娜神殿。只见他眯起了眼睛，用鼻子大口大口地吸气，就好像在闻风里的某种味道。突然，克兰芬坦伸出手指，指了指前方。我顺着他的手指方向望过去，前面有一片树木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我胯下的莱斯维娜也紧张不安起来，我骑着它到了克兰芬坦的身边。

“从北方吹过来的风里有阴郁的气味。”克兰芬坦的语气让我有些毛骨悚然，“我之前闻到过这种气味。”克兰芬坦的目光又回到了那些树上。

“在马克加仑城堡吗？”我的声音有些颤抖。

克兰芬坦点了点头。

这在原本平静的人群中掀起了波澜。忽然，半人马们把我们围在了他们的包围圈里；我的那些守卫纷纷冲了过来，也团团把我们围住。

克兰芬坦开始下达命令，首先要通知留守在艾波娜神殿的守卫，“有什么东西正从那片树林里向我们逼近，一定要保护好芮娅诺女神的安全；然后把妇女和儿童聚集到一起，并确保他们的安全。”

我的内心在尖叫，不要让我离开克兰芬坦的身边。毫无疑问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。

“我会留在克兰芬坦的身边。把妇女和孩子集中起来，带到安全的地方去。”克兰芬坦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我的守卫们就匆匆地离去。在离开之前，他们匆忙地向我敬了一个礼。我凝视着克兰芬坦的眼睛，重复了一遍，“克兰芬坦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”

“那么，我要和芮娅诺小姐在一起。”从克兰芬坦的身边传来了阿兰娜

坚定的声音。

克兰芬坦叹了一口气，也不同我们俩争辩，又重新望向那片遥远的树林。

微风轻轻地吹拂着我们的脸颊，杜格尔也加入了我们。现在我和莱斯维娜安全地夹在杜格尔和克兰芬坦两个半人马之间，我很想知道他们究竟觉察到了什么。

“风里还夹杂着半人马的气息。”杜格尔的声音严肃得可怕。

克兰芬坦也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“看！”康纳的呼喊把我们大家的视线，从树上转移到了树林前面的河边。一个半人马突然从树林里飞跃出来，飞快地朝着我们的方向奔驰过来，但是他的脚步有些踉跄。

“是伊恩！”杜格尔大声地喊出来。这时候，克兰芬坦也认出了他。

“杜格尔，康纳，你们跟我来。其余的人待在原地不动。如果有人追赶而来，你们得阻止他们，确保我们能把伊恩救出来，确保我们的安全。”克兰芬坦一把抓起了阿兰娜，把她放到他的马背上，“抓紧我，我们会跑得很快。”阿兰娜点了点头。克兰芬坦又看了看我，“待在我的身边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我用力地点了点头。我一只手抓起莱斯维娜的缰绳，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它的鬃毛。我可没有穿着胸罩，骑马这样的剧烈运动让我有些恐惧。

包围着我们的守卫和半人马们迅速地散开，我们也快速地移动着。莱斯维娜迈开了马蹄，我骑在莱斯维娜的背上，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，随即这种自豪又变成了恐惧和害怕萦绕在心头，挥之不去。

杜格尔率先驰到伊恩的面前。看到了杜格尔，伊恩轰然倒地。这让杜格尔有些措手不及，赶紧伸出手去，扶起了伊恩。

随后，我们也驰到了伊恩面前。坐在马背上的我听到了阿兰娜、克兰芬坦、康纳……甚至还有莱斯维娜沉重的呼吸声。此时的伊恩鲜血淋漓。他跪在地上，人身的部分几乎站立不住，全靠着杜格尔用膝盖支撑着他。

“伊恩！你不会有事的，艾波娜女神会保佑你的！”克兰芬坦的声音极

度痛苦，他前腿着地，跪在了伊恩的身边。

阿兰娜慢慢地从克兰芬坦的马背上滑下来，愣愣地站在那里，呆呆地看着眼前这可怕的场景。

“有人追逐你吗？”克兰芬坦问道，伊恩的全身开始抽搐起来。

“没——没——没有！”伊恩费力地说。

“深吸一口气，伊恩，告诉我们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伊恩挣扎着往胸膛里吸入两口气，杜格尔支撑着他，在他的耳边喃喃低语，抚慰着他。伊恩身上的血源源不断地滴落下来，豆大的汗水也不停地从皮肤里渗出，可我却看不到他任何的伤口。

然后伊恩挣扎着，似乎想要站起来。他这一动，我才注意到，伊恩的身上有一道巨大的伤口，从马背的一边一直延伸到了另一边，鲜血不断往外淌着，几乎染红了整个马背。

“不要动！”克兰芬坦和杜格尔按住了他，“不要动，不要站起来！”

我从莱斯维娜的背上滑下来，一把扯下了披在我身上的袍子。

对人类和马匹的及时救治我可懂得不少。我知道，对伤口施加适当的压力可以阻止伤口的大出血。我看了看克兰芬坦，他点了点头表示应允。我蹲在了伊恩的旁边，把袍子折成几叠，轻轻地按在伊恩那条巨大的伤口上。

“康纳，快去叫医生来。”我对着康纳喊道，康纳立即转过身去，驰回了艾波娜神殿。

身后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响起，我抬头一看，一排半人马卫士已经矗立在了树林前面，他们在那里建立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。我那稍稍镇定的心又慌乱起来。

我把我的目光重新转移到伊恩的身上，我近距离地仔细检查着他，才发现他的那条伤口比刚才看到的要糟糕得多。鲜血还在不断地往外涌出，汗水也不断地流淌，整个身体都已经浸泡在了血水里。全身上下，伤痕累累，千疮百孔，只是在鲜血和毛发的遮盖下，才不易发现。他的整张马皮犹如一块打满补丁的破烂的被子，每抽搐一下，猩红的鲜血就从沾着泥土的

伤口里渗出，不断地渗出。

歇息了一会儿，伊恩开始吃力地说话，我的目光又移到了他那满是血污的苍白得有些发灰的脸上。

“拉尔贡城堡……被……被占领了。”伊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用有些颤抖的声音继续讲道，“所有的人……都……死了。”

“就连所有的妇女都被杀死了？”克兰芬坦问道。

伊恩轻轻地慢慢地摇了摇头，满脸痛苦，“没有，他们……没有……没有杀死那些妇女。”

“其他的半人马呢？”克兰芬坦的这一问牵动了大家的心。

“死了。”当这个词语从伊恩的嘴里吐出来的时候，周围一片沉寂，死一般的沉寂。伊恩的身体开始剧烈地抽搐起来，他的眼睛也慢慢地、慢慢地快要阖上了。

“伊恩，不要，拜托你，请留下来和我们一起。”杜格尔哀伤地恳求道，伊恩的眼睛又吃力地慢慢睁开了。

“他们有多少人？”

“很多……很多，很多。”突然，他的呼吸平缓了不少，继续说道，“可以……不要……阻止……”伊恩的舌头有些失控了，有些语无伦次，他的呼吸一下子变得急促起来，非常急促。

我往下一看，伊恩的鲜血已经渗透了我的整件袍子。

“杜格尔！你在哪儿？”杜格尔就在伊恩的面前，伊恩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不过他好像看不见了。

“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！伊恩，我的兄弟，我在这里！”杜格尔抱紧了伊恩那满是血污的身体，在他的耳边轻声劝慰道，“伊恩，你的一切都很好，你现在很安全，很安全。”

克兰芬坦把我从伊恩的身边拉了过来，我眼睁睁地看着伊恩的嘴角慢慢地滴出了鲜血。克兰芬坦开始用他那低沉的嗓音唱起了圣歌，沉痛哀伤而又神圣的圣歌。杜格尔听到响起的圣歌，他愤怒地看着克兰芬坦。克兰芬坦并没有停下，只是无奈地哀伤地摇了摇头，杜格尔的愤怒消失了，

沉痛的哀伤写在了他的脸上。

“克兰芬坦。”简直令人吃惊，伊恩居然非常清晰地喊出了我丈夫的名字。

“是的。”克兰芬坦停了下来，“伊恩，我在这里，我会带你回家。”

伊恩的嘴角浮现出了一丝笑意，他的身体慢慢地放松了。克兰芬坦抬起头，仰望着天空，继续唱起了圣歌，周围的守卫始终保持着安静，沉痛的安静。所有的悲痛、所有的哀思都尽在不言中。

杜格尔痛苦地闭上眼睛，把头靠在伊恩的头上，眼角滑过一滴清澈的眼泪，融入伊恩的鲜血里。

“我爱你，伊恩，我的兄弟，我们肯定还能相逢在艾波娜这块芬芳的草原上。”杜格尔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可怕。

伊恩的身体又抽搐了一次，他的手无力地耷拉下去。杜格尔沉痛地叹了一口气。

克兰芬坦继续吟唱着圣歌，他低下头，闭上眼睛，专注地吟唱着圣歌；渐渐地，渐渐地，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然后他站了起来，轻轻地拉开了我，走到正抱着伊恩低声啜泣的杜格尔的面前。

“杜格尔……”克兰芬坦的声音更加深沉，更加悲伤，“杜格尔，伊恩他走了。”

杜格尔慢慢地睁开他的眼睛，看着他的最高萨满克兰芬坦，说：“他是那么年轻，这怎么可以发生在他身上？”杜格尔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一般，声音很是苍老。

“我很抱歉。”

我的眼角也不自觉地溢出了两行清泪。我还记得，就在昨天，杜格尔还是那么年轻可爱，当我冲着他微微一笑时，他立即满脸羞涩低下脑袋。我离开了克兰芬坦的身边，从伊恩那条巨大的伤口上拿下已经被染红的袍子，泪眼迷离地凝视着伊恩那饱受蹂躏的身体。阿兰娜跟在我的身后，她取下了她的袍子，毕恭毕敬地给伊恩披上，脸上早已经挂满了晶莹的泪水。

我轻轻地抚了抚杜格尔的脸颊。

“伊恩很勇敢，他不愧是你的兄弟，能够认识他是我的荣幸。”

杜格尔从伊恩的肩膀上腾出一只手来，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说：“可以请求你替他向艾波娜女马神祈祷吗？我的小姐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！”

我紧紧地握住杜格尔的手，用另一只手拉过克兰芬坦的手，覆盖在我们的手上。阿兰娜走到了杜格尔的另一边，杜格尔很不情愿地让阿兰娜和他一起支撑着伊恩的身体。我把我们的一只手都放在伊恩的手上，深深地凝视着这个死去的英勇的半人马。

“艾波娜，我请求您赐福给这个年轻的半人马伊恩，就在前一刻，他离开了我们，请求您用您那温柔的双手抚平他所有的伤痛。”我看了看杜格尔那苍白而紧张的脸庞，继续说道，“请让我们永远记得，他是为了我们才离去的，但是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又会相逢在另一个世界里，到时候，我们的灵魂又会相聚在一起，而且永不分离。”

杜格尔感激地握了握我的手，然后慢慢地放开。然后他站起身来，眼睛却一刻都没有离开他那死去的兄弟。

一阵马蹄声在我们的身后响起，康纳从艾波娜神殿回来了，他的马背上还载着一个男人，他应该是一位医生。那个医生从马背上一跃而下，他冲到了伊恩面前，他的肩上挎着两个大袋子，有点像皮革的行李包。他跪在伊恩面前，麻利而迅速地打开那两个袋子。

他摸了摸伊恩的脖子，掀开了白色的袍子，检查了伊恩的伤口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们。

这位医生沉痛地告诉杜格尔，说：“为此我很抱歉，如果你能允许，我将把他的身体清洁一下，然后再入殓。”

“好吧。”杜格尔喃喃地说道，然后他看着克兰芬坦，“我答应过父亲和母亲，我要把他安全地……”杜格尔已经泣不成声。

“杜格尔，伊恩是你父母的好儿子，你也是。”克兰芬坦温柔地劝慰道，然后转身对康纳说，“康纳，带杜格尔回艾波娜神殿去。伊恩会得到妥善的

照顾。”康纳走近了杜格尔，轻轻地拍了拍他的马背，然后带着他回艾波娜神殿去了。杜格尔走了，他一步三回头地看着伊恩，直到慢慢地消失在远处。

我的目光一直停留在那位医生的身上，我认识这个男人，或者说他和我认识的一个人长得很像，但是一时间又想不起来。

克兰芬坦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，一直守在树林前面的半人马立即撤了回来，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身边。

“半人马们会把伊恩的遗体带到你的地方，请你替我们帮伊恩好好地清洗整理，他的家人将会去见他最后一面，送他最后一程。”克兰芬坦对那位医生请求道，他的声音也一下子苍老了许多。

“我会的，这是我的荣幸。”克兰芬坦和那位医生的目光不期而遇，彼此都眼含敬意。

“谢谢你。”我也对那位医生表示由衷的感谢，由于流泪的缘故，我的声音有些哽咽。看着医生那张似曾相识的脸庞，我的心里居然涌起了一丝温暖，“至少这样，杜格尔也能够得到些许的宽慰。”

“我会做好的。”那位医生的声音突然变得冰冷，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冷峻，我被他这突然的变化吓得目瞪口呆。

在克兰芬坦的吩咐下，一个半人马卫士载着那位医生，其余的半人马卫士们抬起了伊恩那鲜血淋漓的遗体，他们一起沉痛地踏上了返回艾波娜神殿的旅程。

目送那些半人马卫士离开，我看了看阿兰娜，她居然也死死地盯着那位医生。我忍不住越过阿兰娜的肩头，再次瞥了一眼那位医生。

“芮娅诺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“好……”我的声音有些颤抖。

我清了清喉咙，唤了一声莱斯维娜，它就乖巧地走了过来。

我冲着它甜甜地一笑，对它的知趣懂礼表示赞许，刚才它可是一直都很安静。莱斯维娜走到了我的身边，它用它的鼻头轻轻地蹭了蹭我的脸颊，好像它也需要我的抚慰一般。

“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，莱斯维娜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我低声对它诉说，我惊奇地发现，它的脸颊两边也有两道潮湿的泪痕，它确实很是不寻常。

克兰芬坦那有力的双手绕到我的腰间，把我扶上了莱斯维娜的马背。然后他又转过身去，一把抓起阿兰娜，轻轻地把她放到了他的马背上。我们三人一起，慢慢地朝着艾波娜神殿走去。

19

我们三个人一起回到了马厩，和往常不一样，在那里等候我们的，不是一群侍女，而是好几个全副武装的守卫。克兰芬坦把我扶下莱斯维娜的马背，紧接着又把阿兰娜放到了地上。

“去把所有的守卫、半人马，还有村民都聚集到艾波娜神殿的接见大厅。”克兰芬坦对我的一个守卫下达了命令。

在执行命令前，那位卫士看了我一眼。

“我已经任命克兰芬坦殿下为所有卫士的神主。你还在犹豫什么呢？就像服从我的命令一样服从克兰芬坦殿下的命令。”我用坚定的声音说道。

那个卫士向我敬了一个礼，然后转身向克兰芬坦也敬了一个礼，说：“好的，我的殿下。”然后，他匆匆地离开了。

我轻轻地拍了拍莱斯维娜的脖颈，又温柔地亲吻了它的额头，“好好地照顾它。”我对着我的另一个卫士吩咐道。

“好，我的小姐。”然后那个卫士把莱斯维娜牵了下去。

阿兰娜挪到了我的身边，说：“芮娅，你需要好好洗个澡。”阿兰娜指了指我那满是血污的裙子和皮肤。

我低下头来看看，才发现伊恩的鲜血已经沾染到我的双手，我的胸

部,还有我的衣服。那么多猩红的触目惊心的鲜血……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,我感到有些头晕目眩。一阵失神之后,我的身体开始摇摇欲坠。

“芮娅诺,你还好吗?”克兰芬坦的声音满是关怀。

我努力地眨了眨眼睛,尽量让自己不再晕头转向,清醒一些,说:“这太可怕了,可怜的伊恩……”

“任何邪恶都是正义的影子。”克兰芬坦把摇摇欲坠的我紧紧地搂在了他的怀里,他那温暖的气息包围着我,“我们行走在正义的阳光之下,而邪恶则悄悄地躲藏在阴暗的角落伺机而动。”克兰芬坦把我抱得更紧了,“但是我们不会再任由他们躲藏了,我们会把他们揪出来,连同他们的巢穴一举捣破。”

克兰芬坦那有力的臂膀,温暖的体温,还有他那坚定的信念对我产生了奇妙的效用,我不再感到头晕脑热,我的大脑慢慢地清晰起来。我从克兰芬坦的怀里转过头来,对阿兰娜说道:

“在我们与各个氏族的神主会晤之前,我们得同那位知晓历史的人谈谈,我们得了解清楚那些弗摩瑞人。”我感受到了克兰芬坦无声的支持,“阿兰娜,把那位知晓历史的人带到我的书房。对了,他叫什么名字?”

“他叫卡罗伦。”阿兰娜回答道。

阿兰娜的脸颊上又出现了明亮而粉嫩的红晕,我给了她一个疑惑的眼神。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“他不仅知晓历史,他还是一位老师,而且,他还是一名医生。”

原来如此,一切都明白了。

“他就是康纳带去救治伊恩的那位医生。”

“是的,芮娅。”阿兰娜看起来有些局促不安。

“看起来他是一个不错的医生。”克兰芬坦一点也不懂我和阿兰娜之间的谈话。不过这也不足为奇,在这方面他可真是一个粗心迟钝的家伙。

我又转过身面向克兰芬坦,拽了拽他的手臂,示意他把我放开。克兰芬坦俯下身来,在我的脸颊上落下了一个蜻蜓点水般的亲吻。

“现在我和阿兰娜要先去清理一下,你也会一起到我的书房去吗?”

“我很快就过来。”克兰芬坦抚了抚我的脸颊,然后转身离开了。

现在只剩下我和阿兰娜两个人了,“阿兰娜,我们得好好地谈一谈。”

阿兰娜点了点头,跟在我的身后。还好,早上出来的时候我已经记住了路,我们穿过了一道大门,我知道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庭院。还没有走进院子,里面就传来了妇女的唠叨和小孩子的嬉闹声。我走了进去,只见一排卫士守在她们的前面,刚才的喧闹声一下子不见了,整个庭院刹那间就安静了下来。从他们那有些害怕的表情可以看出,现在的我看起来可不怎么和蔼可亲。

我突然回想起,在我的课堂上,我的学生也曾经这么恐惧过。那是春日里的一天,一个学生因携带两把半自动手枪而被抓了起来。从那次的经验我知道,闪烁其词地隐瞒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,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们。所以我还是把我的手放在身体的两侧,并没有试图用它们来遮掩我身上的斑斑血迹。在他们惊恐的注视下,我给了他们一个“不要担心,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内!”的表情。

胡扯可是一个成功老师必不可少、无往不利的技能。

“一个年轻的半人马被杀死了。”大家的呼吸都急促起来,“我们暂时还没有危险,但是我们必须作好准备。”同那次的课堂上一样,我决定采用相同的策略:在大家都有些怀疑的时候,我得让他们有事可做,这样他们就不会胡思乱想,“我需要你们的帮助,现在我要对你们进行分组。你们中的一些人要清理出一些地方出来,准备照顾伤员。一些人可以开始着手准备绷带这些急救的东西。”我看到好多人都在点头表示支持,我一下子受到了鼓舞,“我的姑娘们,我需要你们的帮助!你们中有没有好的厨师?请组成一个小组到厨房去,我们的战士需要一些可口的食物。”

“我的小姐,我和我的姐妹们会制作弓箭上的羽毛。”一个声音从人群中响起。

“谁说的?”我大声地喊道。

一个高挑苗条、皮肤白皙的少女拨开了人群,走到了我的面前。我的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,她居然和我们学校里最优秀的电脑课程老师长

得很像。现在，你们知道了我也是有组织能力的！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马瑞特，我的小姐。”她向我行了一个可爱的屈膝礼。

我转向了我的一个卫士，道：“去请康纳和杜格尔到这个院子来，让他们教导一下这些妇女，看看能不能让她们为卫士们做些什么。”我指着马瑞特，“马瑞特，你负责把她们组织起来。”

那个卫士向我敬了一个礼，就匆匆地离开了。

“半人马们会告诉你们他们所需要的东西。”我用我那老师的洪亮的嗓音继续说道，“帮助他们就等于帮助了我们所有的人。”我最后补充了一句，“艾波娜会赐福给我们大家的。”然后，我仓皇撤退，阿兰娜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。

我们急匆匆地穿过一道大门，来到了我私人的走廊上。我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，小声地对阿兰娜说：“刚刚我的表现还好吗？”

阿兰娜赞赏地点了点头，然后把头转向了浴室的方向，我们又匆匆地来到了浴室门口，“得让她们做些什么，如果她们一直都忙忙碌碌，就没有闲暇的时间来害怕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”

一个卫士替我们打开了浴室的大门，我们走了进去。在阿兰娜过来帮忙之前，我就已经拽下了那条满是血污的裙子。

“那你也确定我应该叫杜格尔过来帮忙吗？”阿兰娜递过来一块海绵，还有一瓶清香的沙皂。我坐在池边，开始清洗身上的血污。

“我认为如果他能一直忙碌，对于他来说，也将是最好的。”我掬了一捧水，冲洗掉身上最后的血污，阿兰娜站在池边，手里捧着一块毯子。我慢慢地走进池里，把整个身体浸入温暖的泉水里。

很快地，我们完成了沐浴，我把自己裹在那块大毯子里。阿兰娜走到大衣橱前忙碌地翻找起来。

“你能找出一套不那么透明的，能把我的胸部遮住的衣服吗？”

“我认为你会喜欢这件。”

阿兰娜的手里捧着一条米白色的漂亮的裙子。我高兴地抬起了我的双臂，又是一番忙碌。我很高兴，这套衣服总算没有那么透明。经过阿兰娜一番打理，这套漂亮的米白色衣服终于穿在了我身上。这条裙子把我的长腿袒露在了外面，把我的腿衬托得更加修长。对此，我已经习以为常，不过，坦白地说，适当的性感我还是很喜欢。

“阿兰娜，我喜欢这条裙子。”阿兰娜和我会心地一笑。我走到那个珠宝箱面前，快速地在里面翻找起来，“对珠宝的挑选能够准确地反映出选珠宝的人的品位。”我以老师的口吻讲道，从满箱珠宝中挑出了一对镶嵌着钻石的耳环。

“就像挑选男人一样。”阿兰娜打趣地说道。我们给了彼此一副自以为是的表情。

“阿兰娜，现在我们来谈谈卡罗伦吧。”

阿兰娜脸上的洋洋得意，很快又变成了绯红的羞涩。

“阿兰娜，你怎么脸红了？”当然，我的这句话只会让她那绯红的脸颊变得更红。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，牵着她走到梳妆台的凳子前。我指了指旁边的凳子，“阿兰娜，坐下来和我说说吧。”

阿兰娜叹了一口气，看出了我眼中的坚持，又叹了一口气。

“要让我帮你说吗？”阿兰娜点了点头，“我说你已经爱上他了。”

阿兰娜睁大了眼睛，闪动着惊讶、害羞，此时的她简直像极了小鹿斑比。

“你怎么——”阿兰娜尖叫着说，还没有等她说完，我已经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巴，“嘘！”

“我只能说这是因为我那奇妙的直觉——也有可能我是艾波娜女神挑选的最高女祭司的缘故——其实事实上是：这世界上可没有永远的秘密。”我神秘地笑了笑，并且开玩笑似的推了推她的肩膀，“不过，他长得倒很像苏珊娜的丈夫——吉恩。”呀，我总算是想起了，他就是像吉恩，怪不得那么眼熟。阿兰娜惊讶地眨了眨眼睛，我继续喋喋不休，“他们已经结婚很久了，吉恩还是非常爱她，他们一直都像新婚那么甜蜜，真是一对恶心的夫妇。”很明显，我有些羡慕，还有些嫉妒。

阿兰娜像小猫咪一般挠着我，所以我给她倒了一杯葡萄酒，递给了她，她可算是停了下来，接过酒杯，大大地喝了一口。

“奇怪的是，为什么这里的人都很像我原来的世界里的人呢——该死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”我给自己也满上了一杯，沉思了片刻，理了理思路，“在我原来的那个世界里，吉恩是一位律师，还是一位历史教授。苏珊娜和我总是称呼他为博士，苏珊娜自称为博士太太。苏珊娜还说，只要她一盯着一个肌肉结实、英俊漂亮的尼安德特男孩的时候，吉恩的脑袋就会变成一个沙漏自动计时。”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张滑稽的图片：吉恩的脑袋和一个计时器都在嗒嗒作响。

“尼安德特男孩是谁？”阿兰娜听起来很是迷惑不解。

我皱了皱眉头，说：“嗯，呃，就是苏珊娜非常迷恋的男人，她会为之疯狂。”这个解释好像解开了她的一些迷惑。

“在这里，你们两个不会也结婚了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阿兰娜像触电一般，跳了起来。

“为什么没有结婚呢？”

阿兰娜的眼里盈满了泪水。

哦，我的天啊！

“不要告诉我他并不爱你！我可已经看到，他看你时那种爱慕的眼神。”

“卡罗伦他爱我。”阿兰娜的声音满是柔情蜜意。

我记起来了，吉恩以前结过一次婚，在很久很久以前。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，在他还没有碰到苏珊娜的时候。

“那他已经和其他人结婚了吗？”我伸出了我的手，准备给她提供支持和安慰。

“不是！除了我之外，他并没有爱上任何人。”

“该死的，到底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是你！”阿兰娜的声音很低很低。

“我？”我有些恼火地盯着她，“该死的，你的意思是因为芮娅诺——

不,因为我?”

“我很抱歉,你说得很对。是因为芮娅诺小姐,不是你。”

“我还是不明白。”

“芮娅诺小姐发现了我们之间的感情,可是她不准我们结婚,不准我们相爱,也不让我们单独待在一起。芮娅诺小姐说我是属于她的,不能属于其他任何人。”阿兰娜悲伤地耸了耸肩,“不过她说,等我不再是她的侍女的时候,卡罗伦就可以拥有我了。卡罗伦说他可以等到那个时候。”

一时间,我有些说不出话来。

“所以卡罗伦一直都在等我。”阿兰娜悲伤地说。

“芮娅诺真是一个自私的荡妇!”这简直是荒谬透顶,我激动地摇着脑袋,“该死的,她可以有那么多的男人,却不允许你拥有一个?”

“芮娅诺小姐说可以让我嫁给任何人,除了卡罗伦。”

“但是除了卡罗伦,你不会想要任何人。”

阿兰娜摇了摇头,我们不约而同地端起酒杯,一饮而尽。另一个主意出现在了我的脑子里。

“阿兰娜,你有孩子吗?”

“没有!当然没有!我从来都没有结过婚,怎么会有孩子?”

我只是盯着她,一言不发。我怎么能告诉她,在另外一个世界里,“她”和“她”所爱的人幸福地结了婚,还有了三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孩?我当然不能这么做。该死的,这件事情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,为什么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?

“那卡罗伦一定恨死我了。”我不由自主地说了出来,阿兰娜也慢慢地点了点头。

我突然站了起来,说:“好吧,让我做一些弥补。今天就让你嫁给他,就今天。”

阿兰娜惊讶得跳了起来,说:“可是,可是没有时间来举行仪式。”

“该死的,你们结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仪式?”

“需要一个祭司来给我们宣读誓言。”